

金种子,为苍生立命

文 | 徐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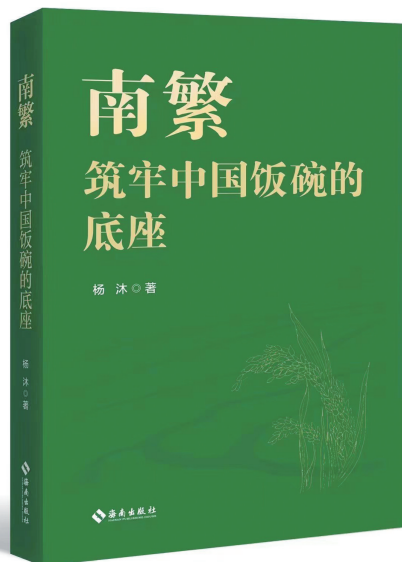
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,有两种记忆一直挥之不去,一是红色激情,一是饥饿影子。因此,对那个激情年代与粮食安全的文学书写,我从未移开关注的目光。

海南出版社出版的《南繁——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》(下称《南繁》)一书,对作者杨沐,我并不熟悉,但她以小说家的方式,叙事切入,代入感强,看着看着,就放不下了。

在我记忆中,当年东坡放逐之地,向南,已是天涯海角。南繁这个词,是陌生的,似有“生造”之嫌。果不其然,它是中国北粮南方种子繁殖基地的缩写,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隆兴于此。阅读此书时,恰好是袁老去世一周忌日,读书忆斯人,《南繁》献上心香一瓣,玉米红缨、水稻花香、白棉如云,还有甜瓜似火,这些中国故事,是献给袁老的,更是献给那一代逝去的先贤。读到第三部《春草发生瓜透红》时,我被女院士吴明珠和她的丈夫杨其祐生死别离的故事感动了,不禁潸然泪下,进而认定:《南繁》是一部中国农业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之书,更是一部为天下苍生立命、解决衣食所安的大

书,同时又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英雄史诗。

宋人张载横渠四绝,名震神州千载。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请命。天与地,粮与民,民以食为天,五谷丰,百姓足,则天下苍生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《南繁》一书将中国种子的优选与粮食安全,提升到为苍生立命的高度。明太祖得天下前,秀才朱升献上三策,即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。尽管说的是以退为进,以粮守命,却是天下要义。乍看《南繁》一书,只是四部中篇的合集,但因为有了南繁共同的育种基地,一串成篇,一装成筐,杨沐真正写出了一粒金种子的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为苍生立命的意境。而海南陵水南繁基地,是袁隆平的福地,也是中国水稻的天命。袁隆平告别米丘林—李森大行其道的年代,转而走向孟德尔—摩尔根的遗传学,从1961年开始,在雪峰山主峰下的安江小镇,开始漫长的杂交水稻研究,于《科学通报》上发表了《水稻的雄性不育性》,是杂交水稻的开山之作,正式提出了通过培养水稻三系(不育系、保持系、恢复系)配套来培养杂交水稻学说,从



而一举奠定其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的历史地位。然而,庞大水稻基因库的密码,却藏于南繁,崖县(三亚)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赶着牛车,带着袁隆平助手李必湖在铁路与公路交汇的沼泽地,找到野生水稻“野败”,并电告正在北京查资料的袁隆平。败,稗也,伴水稻而杂生,袁先生不叫野稗,而称之为“野败”,想必是费尽一番心思的,但它无疑成了中国杂交水稻的天命与福泽。其后,靠着这株雄花不育的野生稻莖,中国杂交水稻进入了袁隆平时代。由袁隆平与他的团队杂交孕育“野败F1”,一分为三:颜龙安带回江西赣州农科所,进而杂交出“珍汕97”和“二九矮4号”,经过三亚南繁,终于筛选出“汕优2号”“珍优97A”;福建三明谢华安通过野败F2,培育出“明恢63”,金种子遍及全国各地,长于大江南北,黄河两岸。喜看稻菽千重浪,三位英雄踏金风而归。袁隆平、颜